

今天数了一下兰花，居然有小二十盆了，其中“春兰老八种”的宋梅、集圆、汪字、龙字、小打梅、桂园梅、贺神梅、万字等已经集齐，另有雪山天草、西神梅、花开富贵等品种。蕙兰有大一品、潘绿、金奥素、新极品、随州兰等。很想把“蕙兰老八品”也集齐，但是价格太贵，每年能进一个品种就很不不错了。

此外还有几盆建兰，如小桃红、寒香梅等，还有一盆墨兰。建兰不耐寒，冬天搬进搬出麻烦，所以养得少。我这小桃红是在垃圾桶里捡的，当时根烂透了，我给救活了。还有一盆建兰是花店老板丢在门口，干枯得叶子都扭曲了，我花30元买了回来，现在已经爆盆。墨兰当时是看中了叶子，宽大厚实，绿如墨染，挺拔油亮，但是其花鲜艳又无香味，好比一个人外表靓丽却无品无德，就难免疏离了。时节已过

小时候，我家兄弟姐妹多，日子过得并不宽裕。到了夏天，我们只有在晚上洗好澡后才趿双旧布鞋，白天要么穿草鞋，要么打赤脚。三伏盛夏，河沟烤干了，大地烤焦了，母亲在田里搞“双抢”，我们年纪小，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能向田间送茶水，正午时，赤脚走在砂石路上，烫得直叫唤。有些头脑活络的人，会就地取材，用木板锯成鞋底状，再打孔系上带子，做成木屐，凉爽轻便，走起路来会发出“嘎嘎”的响声。当然，这种拖鞋只能在夜晚洗过澡后才能穿，干农活时没法穿。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塑料凉鞋率先在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面市，一时间就成了夏季市场抢手货。塑料凉鞋投放到农村市场，相对要晚一些，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初吧。

其时，我在家乡的中学任教。做老师的，总要讲些文明，夏天当“赤脚大仙”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，因而在兄弟姐妹中我是第一个穿上塑料凉鞋的。那双39码的塑料凉鞋，颜色浅红带黄，式样大方，穿上去既合脚又漂亮。那个夏天，

老板姓吴，原来是在东大街上开的一个小馆子，后来搬到我家隔壁，规模稍微扩点，顾客也多是从那边带过来的。

饭店依然不大。讲排场，办喜宴，自然这里不合适，但假如是三五朋友小聚，亲滴滴的那种，没有比它更好的去处了。都是家常菜，干净、实惠、味道好，平民消费。你只要看到饭店外齐刷刷的车辆（当然以电动车为主），就知道它受欢迎的程度了。一家三口的，几个上班族聚会的，附近工地上的民工……夏天一桌桌摆出来，有时一拨等着另一拨。小生意能做到这份上，县城里大概也不多见吧。

也无怪乎老吴傲娇地说：你有什么办法呢？人家就是要来！我也不想抢他们的生意啊，把我忙坏了，让他们闲坏了。他指的是隔壁两家饭店，门口冷冷清清，就眼巴巴看他数钱呢。老吴行伍出身，从粮站下岗后，就开了饭馆，他掌勺，老婆帮衬。他长得敦实，看他那架势，打架二三

闲情逸致

苜蓿兰小记

吴银珂

五月，该开的花已开过了。名品果然名副其实，我最爱宋梅，开品如梅，端正素雅，好比小家碧玉，香味纯正而又持久，持续可达三个月之久。也最喜大一品，花蕊健壮挺直，叶阔而环，蕊如荷似水仙，软蚕蛾捧，花色淡绿，气宇轩昂，黄山谷谓之有大丈夫气概。

现在正是众兰出芽的时候。昨天一场大雨，兰草们喝饱了水，都长得生机勃勃。我今天查看了一下，基本上都长出了嫩绿的新芽，心里欢喜。特别是宋梅，长了两个芽，棕色的，很饱满，大一品长了四个芽，碧绿色

的。小桃红居然爆了七个芽，墨兰五个芽。普草生命力顽强，自然爆芽更多了。后面就是高温高湿的天气为多了，今天给全部兰草都喷了一遍多菌灵，防茎腐病等。一盆蕙兰普草根有感染迹象，我赶紧喷了点酒精，后来不放心，还是喷了多菌灵，还用小木棍把根部的土拨开点，透透气。有意思的是去年底我在贵州兰友那里买了几苗寒兰，拿到手很意外，苗都是“太爷爷级”的老草了，根都很短，甚至断了。我想十几块钱的东西也不计较，随便栽下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觉得叶子发黄，心想这次栽跟头

了。这盆寒兰一直不死不活地摆在那里。三月份的时候，没有爆芽，四月份到了，还是没有爆芽。五月初，我忍不住了，倒盆查看，根部长了七八个水晶头了，赶紧原土覆好，摆在老地方。事实证明兰草只要配土适合，环境适合，只要芦头还活着，还是能生根发芽的，需要的是足够的耐心。此外就是若干盆普草了，我偏爱其中的一盆春兰。十年前，我到石台白石村游玩，一位朴实的大姐送的。十年来开花发芽，又开花发芽，我对它已有很深的感情。其花只能算中品，但香味纯正，若有若无。其叶细小翠绿，配个清雅的兰盆，微风轻抚，飘逸喜人。

张岱说，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，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养兰痴兰，既癖又疵，既深情又有真气，再艰难的岁月流年，都能品味出活着的真味，心满意足了。

只，就不能再穿了，他一下子难得哭了起来。

那天是周末，我从学校回来，正好碰上了这件事。不由母亲吩咐、催促，我连忙放下背包，顾不上吃晚饭，拿起手电筒，带着三弟到猫形山寻找。天边最后一丝光亮暗淡下去，路边的草丛里传来纺织娘和蛐蛐的叫声，几颗星星缀在高高的树枝上。我们深一脚浅一脚，边走边沿途找着。猫形山虽不险峻，却也林密。偏偏在这时候远处不时响起沉闷的雷声，夹着闪电，快要下雨的样子。雷声停了，又有野物在叫，听了怪瘆人的。找了好一阵子，我停下来安慰满头大汗的三弟，让他不着急，尽量回忆一下下午在山上放牛、捡牛粪、砍柴的路线，然后进行地毯式搜寻。手电筒的电池不足，发出微弱的光，我们不顾双脚被荆棘划得鲜血直流，不放过每一棵树下、每一个草丛、每一个沟埂……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在一蓬草丛中发现了静静躺在那里的一只凉鞋。三弟提着它，几乎是一口气跑回了家。

店里招牌菜红烧牛肉，一大盘子。这情景总让人想起打虎的武松。闲人经过，他招呼坐坐聊聊，其实多是听他聊，他就有本事聊得你挪不动腿，陪他吃完那顿饭。等到酒也尽兴了，肉也扫光了，他会站起来，抹抹肚子，很满足的样子。

他们夫妻有一女，很优秀，考研后省城找了好单位，嫁了好小伙，爹娘省心着呢！女儿也是老吴骄傲的谈资之一。



水田漠漠 储青 摄

凡人素描

塑料凉鞋

黄骏骑

无论是上课还是家访，我都穿着它。

塑料凉鞋受到城乡广大消费者青睐，一是因为价格便宜。一双塑料凉鞋，也就两三元钱，买一双皮鞋的钱可以买好多双塑料凉鞋。二是经久耐磨。一双用熟料做的凉鞋，大人一般可穿两三季，其耐磨程度不亚于皮革、橡胶。三是用途广泛。有人说它是“三用鞋”，晴天当凉鞋穿，雨天可以当胶鞋穿，时间长了，除去后跟帮带还可以当拖鞋穿。此外还有存放方便的优点，穿脏了，只要在水里冲洗一下即可，并且不怕霉蛀。塑料凉鞋长时间穿，容易“烧脚”，引起脚气。有人防止烧脚，就穿上袜子，往往会引起行人侧目而视，被讥笑为“烧包子”。至于生产厂家想办法，在鞋底贴着脚板

的一面，制造了密密麻麻的气泡，还把鞋帮两头挖空，采取“空前绝后”的式样，以便通风透气，散发脚热，那应该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。

三弟上了三年级时就辍学回家了，为队里放牛，给母亲做帮手。那天吃过中饭，三弟乐滋滋地穿上新买来的塑料凉鞋，到离家几里路远的猫形山放牛。他一边放牧，一边还要挑着粪箕拾牛粪，砍些槎柴。不知道他是舍不得新买的凉鞋，还是穿着不利索，他索性将鞋脱下来，顺手放在扁担头上，光着脚板在山上忙碌。太阳快要落山，田畈上也收工了，当他把牛赶回牛栏，卸下肩上担子时，猛然发现粪箕里的凉鞋少了一只。一双心爱的凉鞋，还没穿上几天就弄丢了一

闲情逸致

吴老板

白海燕

人联手都不是他对手，一副好身板让他自信，一手好厨艺让他得意。大夏天，他光着上身，油汪汪地站在厨灶边，几口锅颠来倒去，手不停，脚不停，还嘴不停——这家伙，有趣着呢，就爱说笑，一边做活，还能跟你聊天。来老吴这里的，没有人不感受到这种精气神的，大家都愿意和他多聊几句，觉得他的搞笑幽默也是一道菜。他肉肉的脸上小眼眯眯，别人没笑他就笑出来的样子，自然会让人心情好，胃口开。他的妻何以忙忙碌碌，还胖乎乎——和这样一个男人在一起，没有不轻松的，你看，她蹲在一旁拣菜，也常常笑出声呢！生意好，服务员自然也忙，不过老吴家的服务员都干得痛快，有那

么一个爱说笑的老板，每天的笑声也算是多出来的福利了。

晚上忙完了，老吴常端张桌子，一个人坐门口喝酒、吃肉——